

文豪歌德诞生二百五十周年全新纪念版本

秘密花园

歌德语录·爱情纪实
与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

里的文豪



Die Leiden
des jungen Werthers

歌德◎著
韩良忆◎译

文学新著001
远方出版社

文学新著 001

秘密花园里的文豪

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

歌 德◎著

韩良忆◎译



00884063

责任编辑:蒋为

封面设计:罗照

文学新著 001

秘密花园里的文豪

歌 德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 新华大街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包头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8.5 字数:200千字

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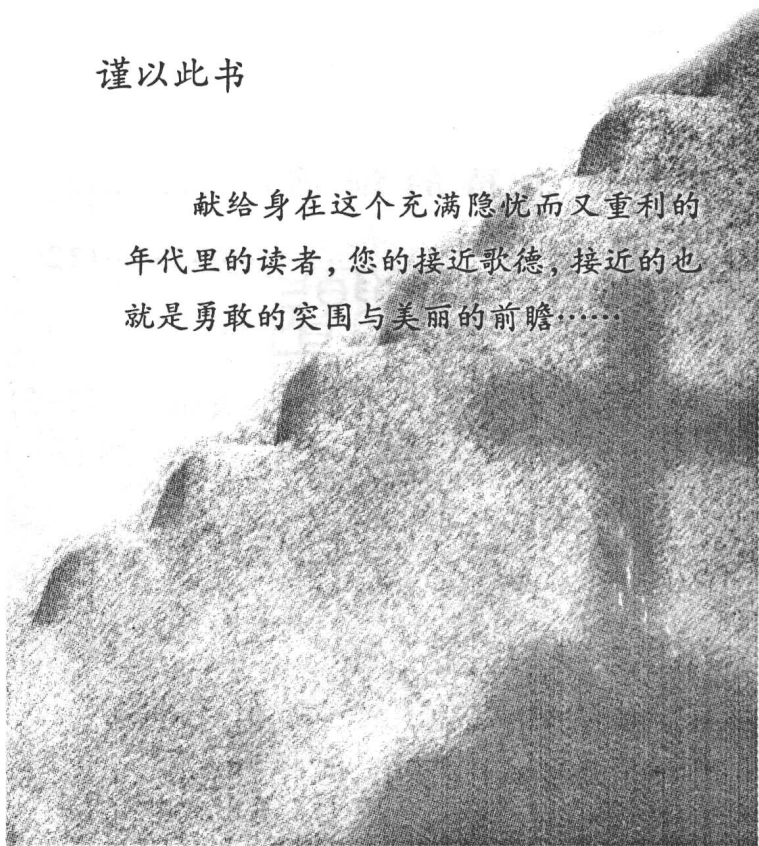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-5000册

ISBN7-80595-267-2/I·178

定价:16.00元

谨以此书

献给身在这个充满隐忧而又重利的
年代里的读者，您的接近歌德，接近的也
就是勇敢的突围与美丽的前瞻……



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

致读者~

有关可怜人维特的遭遇,我所能探查到的一切事实真相,都仔细收集在这里,呈现于各位面前。我知道,各位读者将感谢我这么做,各位将毫不保留地敬佩并热爱其人品德,更为其命运洒下热泪。

有着崇高的灵魂、心中蕴藏与维特其人同样渴望的诸位呀!请从他的苦难中,找到抚慰;要是命运或你自身的错误作梗,致使你无法找到亲近的朋友的话,请让这本小书与你为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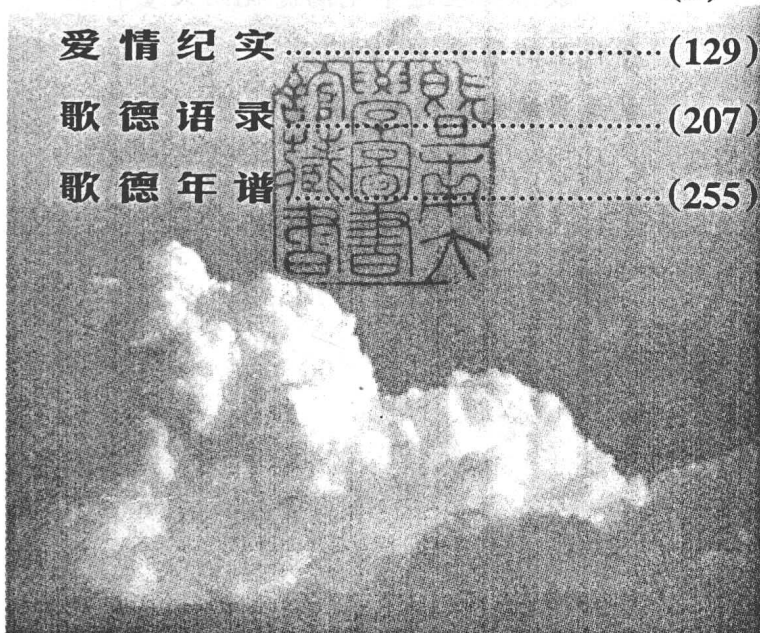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.....(1)

爱情纪实.....(129)

歌德语录.....(207)

歌德年谱.....(255)



一七七一年五月四日

我终于远别来此,心中多么喜悦啊!我最亲爱的朋友,人心何其奥妙!离开你,我须臾不可分的挚友,我却满怀欣喜!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。这难道不是命运操弄,让我结识其他一些朋友,而令我的心倍受折磨吗?可怜的蕾诺拉!然而,我并没有错,难道是我的不对?她妹妹善变的魅力,让我衷心愉悦,可是她可怜的心,却对我产生热情。不过——我真的毫无过错吗?我难道不曾鼓励了她的情感?每当她真情流露,难道我不曾因而心中大乐,并与友人放声取笑,而这件事其实一点也不可笑。难道……不过,唉!如此自怨自责,实在斗胆。我的挚友,我向你保证,一定会改。我将不像过去那样,将命运加诸身上的琐碎烦恼,放在心中胡思乱想。我将尽情把握现在,往者已矣。我最好的朋友,你说得没错,要是人类不如此忙于运用想像力,光去回味过去不幸的回忆——天知道为什么上帝把人造成如此德性——而设法活在当下,那么世上的苦难将少得多。

劳烦你转告家母,我会努力照料她的那桩事,一有消息便会告诉她。我已见过我的姑母,发觉她并非如我家人所形容那么讨人厌。她活泼、性子急,但有副热心肠。我向她转告家母对她扣下部分遗产的不满,她则向我解说其理由与动机,并说明在什么条件之下,她将乐于交出一切,比我们所要求的还多。简言之,我此时不想再多写这件事,转告家母,一切都会很顺利。经由处理这一桩芝麻小事,我再一次发觉,在这世上,误解与无知,

往往比较诈与恶意,更易令人迷失。无论如何,后两者绝对比较少见。

除此之外,我在此地十分开心。这天堂般的地方非常僻静,恰如甜美的灵药,安慰了我的灵魂。大好的春光,温暖了颤栗的心。每一株树木,每一排篱笆,都繁花似锦;让人甘愿化为一只金龟子,在芬芳的大海中漂浮,尽情汲取一切的滋养。

这城的本身并不怡人,然而周遭的大自然却美得无法形容。这促动了已故的 M 伯爵,在一座山丘上盖了庭园。这里山丘绵延,千姿百态,绝顶美妙,形成最令人迷醉的山谷。庭园倒很简朴,一进门即可察觉,设计布局这园子的,不是园艺技匠,而是渴望独处的敏感心灵。在业已颓圯的凉亭里,我追怀已故的园王,滴下不少的泪水。这亭子原是他最爱的休憩处所,如今属于我了。我即将成为这庭园的主人;仅仅数日,园丁即与我相处融洽,他未来的日子不会难过。

五月十日

一种奇妙无比的宁静,充盈了我整个身心,就像这些个令我衷心欢悦的美好早晨。我独自一人,愉快地度过乡居生活,这片乡野似乎正为了像我这样的人而创造。我的挚友,我是如此快乐,完全陶醉在独居的欢乐中,我的艺术因而荒废。目前我无法作画,一笔也画不出来,不过现在的我,却比过去更可堪称是伟大的画家。当薄雾从幽谷冉冉升起,笼罩着我,日正当中的阳光停歇在幽暗的密林顶端,只有稀稀落落的光线,悄悄穿透射进林中的庇护圣地,我躺在潺潺小溪畔的绿茵上,发觉紧贴着地面,

有成百上千种不同的小草；绿草间的丰饶小世界、数不清又难以辨识的小虫子，此刻更贴近我的心，我感受到用其自身模样创造我们的全能上帝之存在，以及滋养我们、赐与我们永恒喜乐的慈悲上苍之气息。随后，当眼前渐渐暗沉，当天地如挚爱之人的身影一般，停伫在我的灵魂里，我胸中往往充塞一种渴望与一个念头：但愿我能只消吹口气，便把如此丰富、温暖地存于我心中的景象，化为纸上的生命，使其成为我灵魂的镜子，而我的灵魂则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的镜子！但是，我的朋友啊！我无法承受，只能慑服于这景色的力量与光华。

五月十二日

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否有愚弄人的精灵出没，抑或是发自我内心温暖神妙的幻想，竟把我周遭的一切，全都幻化成天堂乐园一般。

城门的附近有一处清泉，我和美人鱼姊妹一样，被这泉水迷住了。我从小山丘顶走下来，来到一个有圆顶的小屋前面，途经廿来级的台阶，看见从大理石缝间，涌出清澈的泉水。小小的墙绕泉而筑，高大的树木遮蔽成荫，四下一片清凉，凡此种种，皆叫这个地方既迷人，又叫人心悸。我只要经过此地，总要盘桓流连一个小时。城里的姑娘会来打水，这是最纯真也最必要的差事，在古老的年代，连公主也得作这活儿。当我坐在那里，古代宗族社会的景况又栩栩如生出现在我眼前，我见到老祖宗们，在泉水畔与我会面，向姑娘们搭讪，我感觉到善良的精灵，在水井与泉水上空飞舞。

曾在炎炎夏日长途跋涉之后，掬一把冷泉，而感觉神清气爽的人，都会了解我的感受。

五月十三日

你问我要不要你把我的书寄来？我的挚友，恳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别让它们来打搅我。我不想再受到指引、刺激与鼓舞；我的心已够活络激动了。

我需要的是催眠曲，而我的荷马已给了我许多了。我时常藉助荷马的催眠，让我桀骜不驯的血液平静下来，你无法想像其激越昂扬，和我的心一样，一刻也不停息。

我的朋友，我还需要对你多说什么吗？你常常见到我从哀伤一变为狂喜，从甜蜜的忧郁转为可怕的激情。我把我可怜的心，当成病童一般地呵护，对他有求必应。

别告诉任何人，有些人会不以为然。

五月十五日

此地纯朴的乡民已认识我，并接纳了我，尤其是孩子们。起初，我接近他们，亲切地向他们问这问那，有些还以为我是寻他们开心，有时甚至还会斥骂我。我并不生气，反而对以往时常观察到的情况，有了更生动的体会。那就是，有身份地位的人总是与市井小民，保持冷淡的距离，仿佛害怕太过熟悉，就会失去他们的尊严。另一方面，有些浅薄的人和心存恶意的人，表面上纤

尊降贵，傲慢的德性实则更加伤害穷乡亲的情感。

我相当明白，我们并不平等，也无法平等；但我坚信，有谁要是以为必须疏远所谓下等人，才能促使自己得到尊敬，那他无异于害怕失败而逃避敌人的懦夫一样，都该受到责怪。

不久前，我到泉水边去，见到一个年轻的女仆，把水罐放在最低的台阶上，等着同伴帮她把水罐举高，搁到她头上。我走下去，望着她。

“要我帮你吗？”我问。

她刹时满面通红地说：“哦，不，先生。”

“别客气！”

她扶正头上的垫布，我就帮了她。她谢过我，爬上台阶去了。

五月十七日

我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，但尚未寻觅到志同道合的人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竟然能吸引许多人，有不少人喜欢我，与我亲近，我总感到遗憾，因为我们只能短暂为伴。你问我这儿的人如何，我只能回答说：“到处的人都一样，人类都是一个模样。”大多数人一生庸庸碌碌，为生活奔波，余下一点点闲暇，却又使他们担起心来，于是竭尽所能非得打发掉不可。这就是人类的命运哪！

不过，这儿的人都很好。我每每忘掉自己的身份，和他们同享人类仍拥有的一些乐趣。我会和他们围桌共啖盛宴，谈笑风生，或选个好日子，一同乘马车兜风，参加舞会。凡此种种，都对

我产生良好的效果；只是我绝对不能想起，我身上还有许多其他的力量未能发挥，正逐渐腐朽，而我必须小心隐藏。啊！我的心为之紧缩，可是，遭到误解，正是像我这样的人的命运！

唉！我青春时期的女友已经去世了。唉！为何我会与她结识呢！我应该对自己说：“你痴心妄想，意图寻找世上根本没有的事物。”但她曾经属于我，我感受过她的心、她伟大的灵魂，有她为伴，我的人生似乎更有意义，因为我可以尽情地发挥自我。慈悲的上帝呀！我的灵魂中是否有某种力量尚未施展？在她面前，我不是曾经能把对宇宙自然奇妙的情感抒发出来吗？我和她的交往，不是一直交织着最微妙的情感，带有最巧妙的睿智？种种的一切，都留下天才的印记。可是如今！唉！她先我而生，故而先我而去。我永难忘怀她，绝不会忘了她的坚毅与非凡的意志力。

几天前，我结识一位名叫 V 的年轻人，他是位心胸坦荡、模样讨人喜欢的青年。他刚从大学毕业，虽然不至于自诩为万事通，但总认为比别人多懂几分。我从一些事情上看来，他治学勤奋；简言之，他学问倒是挺渊博。他听人说过，我画得不错，还会希腊文（这在此地可算是两大特殊才艺），于是前来看我，向我展露他各式各样的学识，从巴托谈到伍德，从狄皮勒谈到温克曼，还强调他已经读完苏尔泽的《理论》第一篇，并拥有黑纳研究古代文化的手稿。随他去说吧！

我还认识了另一位不错的男士，他是亲王任命的地方官员，为人诚正坦率。据说，任谁见到他与他的九个孩子在一起，都会打心眼里温暖起来。他最大的女儿，尤其受人称赞。他邀我至他家作客，我也打算尽早去拜访。他家离我的住所，有一个半小

时的路程，是亲王的猎庄，他的妻子过世后，他觉得不论住在城里或公家眷舍里，都让他心情痛苦，因此获准住在猎庄。

我也结识了几个怪人，他们一言一行都惹人厌，那副刻意和人亲近的模样，特别叫人受不了。

再联络了；你会喜欢我的这封信，因为我切切实实地记述事实。

五月廿二日

许多人都曾有过这样的感触，人生不过是一场梦，而这个念头也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当我见到人的生命力与洞悉力受到禁锢限制；当我见到人类的活动，只是为了满足一些需要，而这些需要别无目的，只能延长我们可悲的生存；更甚者，当我见到，我们从某些探寻追索中，找到些许安慰，而这安慰却不过是消极认命的态度，如梦幻一般，我们宛若囚徒，替四壁漆上色彩缤纷的图案与明亮的光彩——凡此种种，威廉哪！都令我哑口无言。我退避到自己内心的天地，竟发现一个世界。诚然，这是一个世界，里面有的是模糊的念头与朦胧的渴望，而非创造力与活力。一切事物在我眼前浮动，我像个正在作梦的人，一直在对外在的世界微笑。

有识之士皆认定，孩童不能理解他们为何有某种欲望。然而世上的大人，也如同孩童一般跌跌撞撞，不知自己从何处来，又要往何处去，一言一行没有真正的目标，像孩子一样，受到蛋糕与藤鞭的驱使。没有人乐意相信这一点，但我却觉得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。

我明白你对上述意见的反应,并且乐于承认,那些像孩子一般的人最快乐。他们过一天算一天,拖着洋娃娃跑,替它们一会儿穿衣、一会儿脱衣,蹑手蹑脚地围着橱柜打转,柜里锁着妈咪收好的糖果,最后,终于弄到一心渴望的东西时,腮帮子里塞满了糖果,大声嚷着:“我还要!”这些人的确快活无比。还有一种人也挺开心,他们把自己寒伧的差事,乃至至于激情,冠上美名,假装自己所从事的,是促进快乐、造福人类的伟大志业,像这样的人真是幸福啊!要是谁能虚怀若谷地领悟这一切造成的后果;谁要是能看到,每一位富足的民众如何满心喜悦地,将自己小小的庭园,修缮成天堂乐园;不幸的人们忍辱负重,充满耐心地一路挣扎,力图上进;而所有的人都殷切渴望,盼望多见到一刻的阳光。谁要是看到了这些,就能感到安心,并为自己塑造一个世界;他也会感到快乐,因为他是人类的一分子。于是,不论他的处境如何受到局限,他的心中永远会感到甜美的自由,因为他明白,自己随时都可挣脱牢笼。

五月廿六日

你老早晓得我这个人一向随遇而安,只要找到怡人的地方,便可简朴地过日子。在此地,我又发现了一个吸引我的所在。

离这城约一小时路程,有个村庄名唤瓦尔海姆。村后有座山丘,相当有意思。沿着山上的小路离村,顷刻之间,整座山谷尽收眼底。客栈的老板娘为人极好,笑口常开,尽管上了年纪,动作仍然利落,忙进忙出,为客人倒啤酒、葡萄酒与咖啡。最迷人的是两棵菩提树,枝叶繁茂,绿荫遮盖了教堂前的小广场,广

场四周尽是农舍、谷仓与农家院落。我很少找到如此亲切又迷人的所在,常让人把我的小桌子与一把椅子,从客栈里搬出来,在那儿一边啜饮咖啡,一边阅读荷马的史诗。我头一回是无意间闯来这里,那一天午后风和日丽,我信步走到菩提树下,发觉这杳无人迹的广场。大伙儿都到田野上工去了,只有一个四岁左右的小男孩,坐在地上,怀里搂着一个约莫半岁大的婴孩。婴儿坐在小男孩双腿之间,紧贴着他的胸膛,他的双臂圈起,好似婴儿的座椅。大的那个孩子一动也不动地坐着,一双黑色的眼瞳滴溜溜地转来转去。我被这情景吸引住了,坐在他们对面的犁上,兴高采烈地画起这对兄弟的身影。我把眼前最近的围墙、谷仓门,还有几个破马车轮,通通画进去,一个小时之后,我发觉自己画了一幅布局精美、相当有意思的素描,其中没有一丝一毫出自我的想像。这令我更有决心,未来要与大自然保持密切关系。大自然无比富饶,只有大自然可以塑造伟大的艺术家。对于定规,大家有好多话可说,一如对布尔乔亚的社会,大家可以赞不绝口。循规蹈矩的人,绝不致制造任何品味拙劣的东西,正如遵守社会成规、行事规矩的人,绝不致变成惹人嫌恶的邻居或狠毒的恶棍;而另一方面,不论怎么说,所有的定规却可能破坏对大自然的真实感受与真实表达。你会提出异议,认为这样讲太严苛了,规矩只是拿来克制与剔除多余的枝蔓而已。我的挚友啊!容我打个比方。爱情亦是如此,比如有位青年全心全意爱着一位姑娘,成天陪在她身旁,浪费所有的精力与金钱,只为无时无刻向她证明,自己是心无二用地爱着对方。却冒出来个庸俗的人,某个有地位的人,对他说:“年轻人,谈恋爱是人之常情,不过爱人也得爱得有理智。要好好安排自己的一天,有些时

间得工作,闲暇的时候才拿来陪你心爱的人。好好估算一下你的财力,除了自己生活所需,多余的钱拿去买样礼物送给她,我不反对,只要别太经常,趁她生日或别的节日送也就可以了。”

要是这位年轻人听从劝告,他绝对会成为社会上的青年才俊,我也会乐意向任何一位亲王力荐他;然而,他的爱情却完了,如果他是位艺术家,那么他的艺术生命也会完了。我的朋友啊!为何天才之流无法蔚为汹涌澎湃的巨流,激发令灵魂为之惊心的波涛呢?

亲爱的朋友啊!那是因为在河的两岸,住着一些冷静自持的老爷,他们担心自己的庭园华宅、郁金香花圃和包心菜园,都会被巨流冲垮,他们最好早日修筑堤防与渠道,以免遭逢危险。

五月廿七日

我发觉我得意忘形,只顾着打比方、议论不绝,竟忘了告诉你那两个小孩最后如何?我在犁上一坐快两个小时,完全沉醉在作画里,当时的情景,我在昨天的信里已作了片断的描述。向晚时分,一位少妇走向这两个孩子,他们俩在这段时间里一动也没动。她手上挽了小篮子,远远地叫嚷着:“菲立普,乖孩子。”她向我打了招呼,我谢过她,站起身问她是不是小孩的母亲。她回答说:“是的。”接着递给大的孩子一块面包,把小的那个抱在怀中,慈爱地亲吻着他。“我叫菲立普要照顾弟弟,”她说:“因为我得跟我的老大进城去买白面包、糖和一个砂锅。”她篮子的盖子已经打开了,我看到了这些东西。“我原想替汉斯(这是小儿子的名字)炖一锅汤,但老大调皮得很,昨天和菲立普争剩菜吃,把